



同寂寞 打架的女人

强江海 著

子，突然会觉得寂寞。偶尔自己疯，自己闹，仿佛跟这世界格格不入。身边的人，各有各的生活，他走了，就走了，你的生活还要继续。我们说，寂寞的男人跟别人打架，寂寞的女人跟自己打架。

寂寞边缘的心灵抚慰读本
远离诱惑，让内心更强大
寂寞不是错，平平淡淡才是真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同寂寞 打架的女人



| 强江海 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寂寞打架的女人 / 强江海著. —北京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4. 2

ISBN 978-7-113-17835-2

I. ①同… II. ①强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2251号

书 名：同寂寞打架的女人

作 者：强江海 著

责任编辑：田 军

编辑助理：王远程

装帧设计：杜可可

责任印制：郭向伟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 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)

印 刷：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16 字数：250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17835-2

定 价：26. 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读别人的故事，想自己的心思



同寂寞打架的，不光是女人。

男人也是寂寞的，只是，男人的寂寞很多与性有关，而女人的寂寞虽关乎性，却不限于性。一个女人，如果朋友很多，家人相亲，夫妻相敬，她大抵就是一个幸福的、满足的人；而有的男人，朋友再多，妻子再顾家，他胸腔里跳动的，或许依然是一颗蠢蠢欲动的心。

所以寂寞的男人跟别人打架，寂寞的女人才跟自己打架。

几年前，我到上海采访一位女主人公，和她有过如下对话：

“为什么不和你老公好好谈一谈？告诉他你的感受。”

“我的感受？我的感受他天天能感受到，可他不在乎。”

“一点也不在乎？”

“也不是，他也想让我幸福，但他想让我和他外面的女人都幸福，他外面不止一个女人。他说他的动物性是从祖先那遗传的，除非杀了他的祖先，否则他改不了。”

这个女人当着老公的面割腕自杀，想吓唬老公，但她没有成功，老公还是那个老公。这之后，她想过找婚外寄托，但她不是个放得开的女人，她不断同内心的欲望进行抗争，她抗争的方式是：抽烟，喝酒，赌博……



后来，上海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她跳楼自杀了。

她的离去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写完。我是个懒散的人，几年前就在构思书的框架，其间访问了一个又一个特别的女人，还有警察、法官、律师，一直在写，但一直不能完稿。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催稿，对我的漫不经心很是恼火，我也恨自己不争气。不过，自接到上海朋友的电话后，我不敢懈怠了，立即开始挑灯夜战，十几个通宵后，终于有了这本《同寂寞打架的女人》。这里所说的寂寞，不仅指感情，也指亲情、友情、关注度。

感谢所有接受我访问的人，特别要感谢那些愿意和我分享秘密的女主人公，为了保护隐私，书里的主人公全部用了化名。愿你们讲完自己的故事后会放下以前的种种，向着无限美好的未来，前行。

读别人的故事，想自己的心思。

这是我留给读者的话，无他，希望每一个寂寞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安慰，找到醍醐灌顶般的明悟……

强江海

2013年12月11日于合肥



危险游戏

想象中的出轨，有沙滩，有浪花，有小鸟啾啾，有月影婆娑……浪漫这个词，对女人的伤害比对男人的伤害要大得多，在“浪漫”的挑逗和蛊惑下，胆小的女人会勇气倍增，胆大的女人会义无反顾。只是，有的游戏，女人真的玩不起，当你沾沾自喜于一次成功的狩猎，一个转身，你就会发现：你不是猎手，你只是猎物。

- 2 / 在黑夜里跳舞的女人
- 13 / 分时恋爱
- 22 / 策划爱情
- 32 / 大学宿舍里的“潜规则”

- 40 / 模拟谈情
- 50 / 杨华网骗日记
- 59 / 子虚乌有龙凤胎

有的男人你应该错过

女人希望认认真真地活着，男人希望轰轰烈烈地死去。
一辈子，你会遇见很多男人，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值得你驻足凝眸，他来与不来，春天还在，花儿还开。有的男人你应该错过，就像一阵风拂过你的面，一颗星划过你的眼，一片叶飘落你的肩，你不曾驻足，世间便少了一段哀伤……

- 68 / 戴上枷锁的爱心能走多远
- 76 / 帮妻子出轨的男人
- 85 / 分期付爱

- 94 / 傍官求职
- 102 / 办公室软暴力
- 110 / 讨好一个男人的代价



有的男人你应该放过

有的男人看上去很帅，有的故事听起来很美，其实，就像山里面住着神仙。

你坐在树下，看叶子随风飘落，那叶子在风中变换着各种姿势，借着风声向你诉说它华美的一生。于是，在你的冥想中，叶子定然有许许多多或忧伤或壮丽的过往，起起伏伏，缠缠绵绵，说不尽的世态炎凉，道不尽的人间沧桑。

其实，叶子只是叶子，没有生命，没有故事。是你想多了，它才变得丰满骨感有内容。如果少了冥想，真的没有什么放不开，学会放手，是一种境界。

118 / 恋爱公积金

126 / 千万别和前夫住一起

134 / 被算计的“艳遇”

142 / 说老公坏话

150 / 一个女孩的“死亡日记”

158 / 撞见上司婚外情

165 / 长不大的恋人

不是红杏别出墙

有一棵树，它以为自己是红杏，总想着攀到墙外去接受一份意外的恩泽。春天里，它榨取根部的营养，供枝蔓攀沿；夏天里，它榨取全身的水分，供枝头开花；秋天里，当丝丝的凉意包裹着墙里墙外，它死在了墙头，它的花儿还没来得及绽放……原来，它不是红杏，它只是一棵不会攀沿的枇杷，宅在院里是它的宿命。

180 / 致命诉苦

188 / 变味的备份爱情

197 / 你的车里有她的香水味

206 / “一夜情”后遗症

215 / 卖房搭送“婚外情”

223 / 南京，一对“爱无力”

患者的自白

232 / 女总经理之死

240 / 捉奸害死人

危险 游戏



想象中的出轨，有沙滩，有浪花，有小鸟啾啾，有月影婆娑……浪漫这个词，对女人的伤害比对男人的伤害要大得多，在“浪漫”的挑逗和蛊惑下，胆小的女人会勇气倍增，胆大的女人会义无反顾。只是，有的游戏，女人真的玩不起，当你沾沾自喜于一次成功的狩猎，一个转身，你就会发现：你不是猎手，你只是猎物。



在黑夜里跳舞的女人

她只想在黑暗中放纵一下自己，体验一下陌生男人有力的拥吻带给她的刺激。当20分钟后灯光重新亮起时，她还要回到现实中做她的淑女，毕竟，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妻子、母亲，刚才不过是她在困倦的时候打了一个盹。然而，当她睁开眼睛想要走出梦境时，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现实中来……

—不小心掉进黑夜里

“幻想一下，你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在舞池里翩翩起舞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灭了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偌大的舞厅鸦雀无声。黑暗中有很多事可以发生——如果你愿意，他也愿意……”这不是舞厅招徕顾客的广告词，而是“黑舞”俱乐部成员邀约新成员的“切口”。

我第一次听说这个“切口”，是在大学同学丁漪的家里。

丁漪和我在大学里住上下铺，毕业后又一同分回合肥，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，她和我的关系属于“彼此不需要秘密”的那种。丁漪原先和我一样当教师，后来考了一个什么律师资格证，就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她开始变得忙碌起来，给我打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

2004年5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丁漪的电话，她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，让我马上到她家里去。

到丁漪家后，丁漪把家里的灯全拉灭了。然后像朗诵抒情诗一样附在我的耳边说：“幻想一下，你和一个陌生男人正在舞池里翩翩起舞……”丁漪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我使劲在她的胳膊上拧了一下：“你搞什么名堂！快说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那好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老实回答，”丁漪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，显得很兴奋，“除了你家里的那位，你有没有想过别的男人？比如你先生出差在外，你一个人独守空房的时候；比如你在大街上与一个陌生的男人擦肩而过，他健步如飞的样子惹出你一些面热心跳的遐想……”

“想过又怎么样？不等于真的会去做啊！”我隐约感觉到，丁漪似乎要将我引入一个充满诱惑而又十分危险的世界，难道她想给我介绍情人？那她就看错人了！我虽不是什么淑女，但也不属于那种“想得开”的女人。我和丈夫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曾经羡煞许多性情中的男女，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当年的激情已经渐渐淡去，但丈夫仍然对我体贴有加，7岁的女儿乖巧懂事，日子过得平静而祥和。只是在年复一年和丈夫相守一个家的日子里，脑子里难免会跳出一些不便对外人言的想法，也许是日子过得太平静了，就希望生出一些变化。

“想过就好，我带你去参加一次舞会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，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如何自处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，没有人强迫你。”我不知道丁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有心不去，但架不住丁漪再三劝说，便稀里糊涂地跟她来到一家名叫“情人岛”的舞厅。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，有些好奇，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古怪念头。

进门前，丁漪叮嘱我：“不要把你的个人信息，包括姓名、单位、电话告诉任何人，这是规则！”

舞厅里灯火通明，男男女女大约有三四十人，以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年人居多。和别的舞厅不一样的是，这里见不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

我坐在舞厅旁边的凳子上，不时有男士过来和我闲聊，我有一句没



一句地答着他们的问话，心里不停地犯嘀咕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

两位男士各邀我跳了一支舞，十几分钟过去了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在舞池里和丁漪擦肩而过时，丁漪朝我暧昧地笑了笑，像是说：别急，会有事发生的。

第三支曲子响起时，我被一位看上去要比我小好几岁的男士请入舞池。他长相不俗，个子高高的，戴着眼镜，两腮长出密密的络腮胡，显得特别有男人味。我们刚跳了约两分钟，舞场里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，四周的窗子被厚厚的布帘遮得严严实实，透不进一点光亮，好像眨眼之间，场上所有的人都被黑暗吞没了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不是停电了？我的心“砰砰”直跳，赶紧把手从络腮胡男人的肩上抽下来，准备退场。可对方却把我一点一点抱紧，他的胸脯压到了我的双乳上，我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，全身止不住一阵颤栗。我想喊，可全场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，我怕自己的呼喊会惊世骇俗，只好用挣扎来表示自己的抗议。但我的挣扎徒劳无益，对方太强大了，他只用一只手就把我牢牢圈住，另一只手开始抚摸我的肩背、腰腹和臀部……我原本僵硬的身子变得越来越柔软，最后竟停止了挣扎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尽管我的心里怕得要命，我甚至一个劲地呵斥自己：夏雨，你不要脸！你为什么还不走！

但我就是迈不开脚步。他开始用胳膊胡亲我的脸，痒痒的……此时我已隐约猜出，丁漪所说的令我“大开眼界”的是什么事，同时也记起她跟我说过的“没有人强迫你”这句话。我压低声音对“络腮胡”说：

“我不懂这里的规矩，请你放开我，要不然我就喊了。”“络腮胡”停止了动作，他有点不相信地问我：“你是第一次来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立即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刚才多有得罪。”

脱开“络腮胡”的怀抱，我逃也似地往场下走，黑暗中接连撞了好几个人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灯又突然全亮了，舞曲又重新响起，再看场上，大家依然在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舞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我拉起丁漪一路小跑“冲”出舞厅。路上一个劲地埋怨丁漪不该带我到这种地方来，要不是我严辞相拒，真不知会弄出什么结果来！



“你说会弄出什么结果？”丁漪一脸坏笑地看着我，窘得我满脸通红。

“傻丫头，跟你说说实话吧，其实什么结果都不会发生！这里的规矩是：拥抱、接吻、抚摸，都可以，但不准越过最后一道防线，而且拉灯的时间只有20分钟。至于哪支曲子开始拉灯，你下一次来不就知道了，你可以选一个你中意的人和你上场，不中意的你甭理他。”

“那要是不懂规矩的闯进来，硬要和你胡来怎么办？”

丁漪对我的这个问题嗤之以鼻：“不懂规矩的能进得来吗？那天要不是我领着你，你一进大厅的门就被人带到另一个舞池里去了。”还有另外一个舞池！

一匹“君子狼”

可不管怎么说，我对自己的这次“过失出轨”依然耿耿于怀。回到家后，我不停地做家务，想在忙忙碌碌中忘记刚才的那一幕。

但有些事情是无法忘记的，只要一闭上眼，“腮帮胡”有力的拥吻就会出现在脑海里，搅得我心慌意乱，一连几个晚上睡不好觉。按理说，我真的不该有这种非分之想，丈夫无论长相魅力还是能力地位，都算得上是百里挑一，绝不比那个“腮帮胡”差。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，我们这个家该有的都有了，唯一缺少的，似乎只有激情。我相信自己是爱丈夫的，然而十年八年地爱下来，每天都重复着上一天的内容，我的爱在一天一天失去活力。每周一次的“活儿”就像是例行公事，单调而乏味……

我努力压制着一颗蠢蠢欲动的心，却无法驱走“腮帮胡”留给我的记忆。终于，一个星期后，我第二次走进了“情人岛”舞厅。进门前，我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规矩：只是逢场作戏，绝不来真的；退场后不再和别人说话，免得缠夹不清；体验三两回就收手，别让自己陷得太深。

我以为靠这三条规矩，我能够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“安全出轨”的范围内。只要不突破最后一道防线，就不算背叛丈夫。



我哪里知道，从一只脚踏进污泥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一场悲剧的结局。

舞厅里的人依然不少，但没有“胳膊胡”。一个脸形棱角分明、看上去十分粗犷的男人和我在黑暗中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“亲密接触”。我沉醉在他的拥抱和抚摸中，像是在做一场春梦，等场上的灯重新亮起，我如同大梦初醒，急急忙忙逃离现场。

在自责、恐惧和兴奋中熬过了漫长的一个星期，我第三次来到“情人岛”。这次终于遇见了“胳膊胡”，“胳膊胡”上次十分诚恳的道歉给我留下了好感，当拉灯舞曲响起时，我和他似乎有了一种默契，同时起身向对方走去。

灯亮后，我不敢看“胳膊胡”的脸，低着头自顾自地往舞厅外走。没想到刚出舞厅大门不远，“胳膊胡”就从后面追了上来。

“我送送你好吗？”“胳膊胡”的目光直射我的眼睛，就像钉子一样，让我感到害怕。我语无伦次地对他说：“别，别，你走你的路，别跟着我！”

“我叫刘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胳膊胡”依然不依不饶。

“不是不让互留姓名吗？你别纠缠我！”我装出发怒的样子，一边环顾四周，生怕被熟人撞见。

“胳膊胡”显然不吃我这一套，他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为人、家境，还有他的工作、收入，无非是想让我相信，他是一个成功男人。在舞场里风度翩翩的他一下在我的眼里变得丑陋不堪起来，一想起被这个丑陋的男人抚摸过，我浑身开始起鸡皮疙瘩。我一路小跑摆脱了“胳膊胡”的纠缠。舞场里的“美好回忆”原来如此不可靠！

其实，即便“胳膊胡”非常优秀，我也不会和他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我不想失去丈夫和孩子。舞厅里的20分钟，不过是我在疲倦的时候打了一个盹，醒来后，我还要做丈夫的好妻子、女儿的好母亲。

“胳膊胡”的纠缠对我的打击很大，我开始考虑，这种所谓不突破最后防线、不进行场外接触、不需要情感交流的“边缘生理体验”，是不是真的很安全？假如再遇到像“胳膊胡”这样的男人该怎么办？



我连续几个月没有去“情人岛”。一个双休日，我一个人在家里辅导女儿学绘画，日子过得虽然有些寂寞，却不必担惊受怕。

2004年10月4日上午，丈夫出门没多久，家里可视对讲的铃声突然响了。什么样的客人来造访呢？我一摁按钮，一张十分恐怖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。怎么会是他——“腮腺胡”！我顿时感到手脚冰凉，仿佛末日就要来临。

“你是下来跟我到外面去谈呢？还是让我上去到你家里谈？”“腮腺胡”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。

“别，你别上来，我下去。”我慌忙穿了一件衣服，嘱咐女儿不要乱跑，乖乖地在家画画，然后急冲冲地下楼而去。女儿一定不会知道，妈妈是在骗她，妈妈要去见一个她最不该见的人。

我跟随“腮腺胡”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迫不及待地问他：“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你十几天没去舞厅，显然是不想见我。我不想咱们就这样结束，所以来找你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只要你跟我好，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，我绝不会亏待你，我发誓……”

“你做梦！”我再也不想听“腮腺胡”的胡言乱语，“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我就报警！”

“那你报好了。老实告诉你，我在你家楼下已经蹲守了好几天，我知道你在一个单位上班，什么时候下班，我也知道你丈夫在哪儿上班，我还知道你有一个7岁的女儿，你要是能体谅我爱你的一片苦心，万事皆休；要不然，你的丑事很快就会被你丈夫知道，被你单位的人知道，你掂量着办吧！”原来，那天我离开舞厅时并没有将“腮腺胡”甩掉，他一直打车跟在我后面。

“无赖！流氓！小人！”我用自己能想出来的所有恶毒词语诅咒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却又对他无可奈何。我答应过几天给他答复。

“那好，三天后我们在‘情人岛’见面。”

“腮腺胡”走后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对策。不能就这么让“腮腺胡”得逞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“腮腺胡”能够跟踪我，我为什么



不能跟踪他呢？难道他没有家庭、没有单位？“胳膊胡”肯定还会去“情人岛”。

我为自己的这个主意兴奋不已，立即开始付诸实施。

侦察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，“胳膊胡”竟然是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的老总！他没有骗我！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，怎么看上去像是一个无赖？难道人真的有两副面孔？就像我，站在讲台上和出现在舞厅里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“胳膊胡”大概就是时下所说的“君子狼”。

三天后，我把一个装有“胳膊胡”公司资料的大信封，包括一张公司正门的照片，交到了“胳膊胡”手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来骚扰我。我以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高兴之余，那颗沉睡已久的心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。

如果此时我能从“胳膊胡”的事件上吸取教训，彻底和“黑舞”说“拜拜”，或许事情不会闹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但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我没能把握住自己，又往前迈出了令我痛悔终生的一步。

“黑舞”魔力

2004年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，丈夫说晚上有应酬，要到很晚才回来。丈夫的这句话似乎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舞瘾，我将女儿早早地哄睡着后，为去不去“情人岛”在心里打起了官司。一个声音对我说：不能去，千万不能去！“黑舞”是陷阱，是鸦片，上了瘾就别想回头；另一个声音对我说：就去这一次，最后一次……

最后，欲望终于战胜了理智，我在忐忑不安中第四次跨进“情人岛”的大门。坐在靠墙的椅子上，打量着场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心情既紧张又兴奋。突然，一张熟悉的面孔闯入眼帘，天啦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！

不会是自己看花眼了吧？我揉了揉眼睛，不错，是他！是我的丈夫！有那么几秒钟，或者是几十秒钟，我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，我傻傻地站在那儿，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丈夫。丈夫一向老实，从不沾花



惹草……

丈夫也发现了我，他狼狈地朝我走来，嗫嚅着想跟我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们一前一后走出舞厅。外面的阳光分外刺眼，我们互相都不敢看对方的脸，以前的海誓山盟，婚后的温柔缠绵，仿佛被一阵风吹走了；爱，原来如此经不起折腾……

回到家里，我们相对而坐，谁也不说话。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丈夫：这是第几次去“情人岛”？谁人引见？和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想丈夫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问我。

终于，丈夫开口了，说得很艰难。“五天前，有人以谈业务的名义约我到‘情人岛’见面，那人我并不认识，长着一脸貉腮胡子，是他带我进的舞厅……”

原来是“貉腮胡”搞的鬼！这小子真毒啊！

我在心里对丈夫充满了歉意，我恨自己，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。

“老公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我一定痛改前非……”我不想再隐瞒丈夫，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。

我向丈夫哭诉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丈夫吃惊地看着我，他没想到自己染上“舞瘾”竟然是“貉腮胡”设下的圈套，更没想到一切全都由老婆的不安分引起。他几次站起来想对我发火，想了想又终于坐了下去。他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，把头使劲地往桌面上磕，吓得我一把抱住他：“咱们把过去都忘了，重新开始，我一定好好做你的妻子……”

女儿也在一旁替我帮腔：“爸爸，你别吓我们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听你的话。”

要不是我当初一步走错，好端端的家怎么会弄成这样！此时的我才知道什么叫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。

等丈夫的情绪慢慢调整过来后，我和丈夫相互取得了谅解，我们心平气和地草拟了一份协议：1. 夫妻双方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去“情人岛”跳舞；2. 任何一方不得和与“情人岛”有关的人员接触、交往；3. 双方都有主动培养夫妻感情和家庭情调的义务，未经对方许可，不得旧话重提，提倡相互信任，不许胡乱猜疑。



我们还约定，违反协议一、二条而导致离婚的，视为放弃财产分割权。有了这份协议替我们的婚姻保驾护航，我相信今后的生活一定会风平浪静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丈夫之间的隔膜不仅没有消除，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。有时候我回家晚了，他嘴上不说什么，可目光中却有许多问号。真要跟他解释，他又装着很大度的样子把手一挥：“你不用说什么，我相信你。”

我们之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，接连两个星期不再“干活儿”。我常常躺在床上彻夜无眠，脑子里不知想些什么事。丈夫中午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晚上也常常到很晚才回家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双休日，我们坐在一张沙发上看电视，一集电视看完了，又看另一集，我们却谁也不说一句话。

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沉闷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，有时候，我想主动跟他亲热，可僵硬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刻意装出来的激情连自己都觉得假。做什么都没有意思，生活变得就像一杯白开水。

2004年10月28日，好久没有联系的丁漪突然打电话给我：“你知道我今天在‘情人岛’看见了谁吗？”“看见谁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想听。”自从和丈夫有了那份约定，我就断绝了和丁漪的来往。

“这个人你一定想知道，他是你丈夫。”丁漪说完挂断了电话。

我拿着话筒呆立了半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去“情人岛”向丈夫兴师问罪，还是不动声色地在家里等他回来？抑或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凑合着把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过下去？

我坐在床上，好像想了很多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。一直坐到夜里十二点多钟，总算听到了丈夫的开门声。

丈夫见我还没有睡，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就转身准备去卫生间。我再也憋不住了，冲他大声说：“你这么晚回来，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”

“跟你说什么？”丈夫两眼直直地看着我，那目光里没有一丝慌乱，没有一点歉意，他竟如此坦然面对妻子的责询！